

大川  
132

大川家  
132

浴書頁文亀関東勅物

并五條家彈文

赤穂志松國鷹与柴季士書

冢田虎上某候書



河東縣志  
頁文龜

丹甲赤文其字如字青純赤光起

淮南子曰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晉書天文志曰黃帝

遊洛水之上云龜書出洛赤文篆字 又曰堯沈璧

于洛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甘甲赤文成字 又曰

湯東至洛有黑龜並赤文成字 又曰成王觀河洛

元龜青純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咸雍南雅注引

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赤文公羊傳曰龜青純注曰

十載之龜青純元吳澂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

形如印  
五條家  
紙四枚  
アリ今未  
出又

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洛書自一  
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圻有如字畫  
故謂之書 又曰河圖之馬不異于凡馬洛書之龜不  
異于凡龜初非恆事至今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  
特其旋無此十數尔至今龜背之甲其圻有如字畫  
特其圻無此九數甫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圖圈  
者曰圖龜甲之圻如字畫之縱橫者曰書是矣然傳  
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伎家之取用不  
過以是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

史省易如後世以隸書代篆以擲錢代蓍之類亦取  
史省易也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忘不同若  
洛書是圓圈必亦圖也何以謂之書哉且龜甲之上  
豈忘獻出圖圈之形

古諸書之文其圻如字畫之形其旋如星點之圖圈  
又圖早者其圻如字畫之形其旋如星點之圖圈  
其旋如星點之圖圈其圻如字畫之形其旋如星點之圖圈  
其圻如字畫之形其旋如星點之圖圈其圻如字畫之形其旋如星點之圖圈

後にし城文の神を明し楊可喬の周易全書の  
図をよめるの

右伝名内記に云く國名派を家範作

二月

此書は元朝

母名雅注作丹甲青文此云未文誤

此三政前文ノ合印ノ所ノ印

丹甲赤文トナル所見ナキナリ、亦雅注水經注ノ説ハ丹甲青文ナリ  
圓圈ハ舊說所ナク新説ナリ、兩也、此ハ前ナリ、後ナリ、九ニルハナリナキ  
ナリ、前九後一也  
青純ハ青髯、縁ノコトク、甲ノ周圍ニ生スル云也  
赤光ハ画テモ可也、画サルモ可也、又君父ニテモナリ

丹書高橋註ニハ鯉魚赤文トセリ、別ニ録ス

以下四系番書天文志ニコレナリ、宋書符瑞志ニ出タリ

元龜ノ字、宋書藝文類聚唐類函等ニコレニ云、龜ニ作ル、但神  
刻玉海并漢鑑類函ニハ元ニ作ル、諱ヲ諱也、康熙帝、諱玄  
暉ト云ヘリ、下、元龜モ同シ

並、字、宋書ニハ上ニ黃魚里鳥

如此、第ニシテハ刪去ヘシ、ミカラサレハ通セサレ也

亦雅注、諸本ミナ丹甲青文ニ作ルタ、玉海ノミハ赤ニ作ル、恐クハ  
誤字ナリ、字、又ニテモ、丹ハ即赤也、丹甲赤文ハ同色ニナ  
ル、故ニ通シカキ、王應麟、傳治ナルニ是ナリ、和ラサリヤ  
青純ハ、前ニ云、如ク、青髯、縁ノコトクナリ、ニテ甲ノカキ、青キ、フ  
非、又因テ、原、又別ニ録ス

下河

賢者心像子中央員之龜の下端之處を指し  
川底に在りて下河と云ふ也  
此河は東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西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南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北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東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西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南に流るる所なり  
此河は北に流るる所なり

仰出此川は東に流るる所なり

しり

三

右三月五日五条山細を記す

右河内守より

右河内守より

員又亀之事

爾雅注云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水經注云河  
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虛洛

内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ちと丹甲まうのちとる也

公羊傳曰龜青純注曰純緣也謂緣甲順也亦戴之  
龜青髯

ちほく音と甲の端とを髯金とや

甲端と青く画くもの也

洞極緯云洛厝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  
前右ハ後左ハ後右

右洛書のちとる龜九を後とるは

はやとるのちとる一を戴りてのちとる也  
背又圓圍了寫はくも書城又するも元  
明諸儒の初張とるも一と龜背の  
三尾と唐のちとるも城城又とる九の  
城又とるも城の城又一の画

淮南子云洛出丹書河出綠圖高誘注云黃帝遊于  
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故曰丹書

右洛説と龜とるも一とる也

宋書符瑞志云帝堯沈璧於洛礼畢退侯至於下吳  
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  
言當禪舜又云湯乃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還  
立黃魚雙踴黑鳥隨魚止於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  
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又云周公与成  
王觀於河洛云玄龜背絕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會赤  
文成字周公授筆以世文寫之會成文消龜墮甲而  
書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

右三條皆帝位授受の事なり此其數の

事歟以上一條は海見ぬ此は遠く秘傳  
群議者也

三

為德

右初卷三月十五日押案の事なり

宋書

一頁文飛しむる五條の事なり宋書に

一覽たりふとむしゆに事なり宋書に

こと宋書に事なり宋書に

宋書に事なり宋書に



まゝと定めてゆくやうな事だの身裁感  
は、あゝと云ふ持て又坪各のうと云ふ  
後、一理をいふと、まゝのうと云ふ  
怪しうも、うと云ふ又、うと云ふ  
然れども、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倒れ、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只、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三、尾、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うと云ふと、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おしと云ふと、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下、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表、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うと云ふと、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うと云ふと、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市、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四月

紫、まゝと云ふと、うと云ふ



同規事

賞

買文龜五條家察之新丹甲青文墨  
 戴九履一之図、正政入御覧ナリ  
 一尾三尾のりもろふ、ひきつらうも、  
 治定より、緒の縁毛、赤く、  
 一之下、緒の頭、上向、  
 之、あ、お、お、上責、前、背、  
 此、度、下、向、お、お、  
 此、度、下、向、お、お、  
 此、度、下、向、お、お、

古上公上

四月

紫雲寺

古上公上

古上公上

古上公上

買文龜五條家察之新丹甲青文墨  
 戴九履一之図、正政入御覧ナリ  
 一尾三尾のりもろふ、ひきつらうも、  
 治定より、緒の縁毛、赤く、  
 一之下、緒の頭、上向、  
 之、あ、お、お、上責、前、背、  
 此、度、下、向、お、お、  
 此、度、下、向、お、お、  
 此、度、下、向、お、お、

已青毛三改至多也為之在公家以類

五ノノノ

為德

五條山家再答東山王公上元日助長相

之

西郭市井之臣信濃家田虎誠惶誠恐頓首百年謹

言

相君白川侯閣下執事

臣虎

聞為川者決之使導為

民者宣之使言故竟有僭室之間雖有告善之旌焉

有敢諫之鼓湯有慈街之庭以規民之誹譽詩曰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古聖帝明王雖鄙賤之言其不棄

之也如是而况賢者言乎是以周公之相成王十

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猶下於白屋之士此其急於求

賢也密聞

相君好李問而志古之道善言必見聰忠謀必見用  
然則雖鄙賤之言其亦當不棄之則又況於賢者之  
言乎如臣虎者固非為此賢者惟

相君當不棄鄙賤之言乃敢謁鄙情以欲白之於執  
事臣虎父冢因行室者受業於室子禮退誘鄉里子  
弟以教授為業以故臣亦少小而學仲尼之教以志  
於先王之道而三十年前遊東都以來熟觀世之變  
態以陰而外陽大往小來則風繼旋二衰敝而李問  
之道不行適有好讀書者臣唯臣辭弁臣藻臣務實

李者鮮矣則衡門之士至如虎者亦歎恨之久矣而  
盛衰之運消長之理否泰往復國統一新而及乎  
相君當國及小往大來拔茅茹以虎彙則蒼歌野圻  
蒼生无不欢悅焉臣從來仁政日施義刑月益舊  
深汙俗咸與斯新則衡門之士如虎者引領爭踵且  
夕瞻仰臣將至於大道孔子所謂期月而已可三年  
有成臣今將庶幾焉而今既五歲往臣風聽臚言臣  
中心私有所疑惑者焉夫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无  
謗子產之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孔子之在魯三月而

後諺止而今

相君之初為政比及乎三年每筮一事出一令朝野之人奉莫不稱譽其善矣而考歲以來則筮于此今都鄙之人稱譽之者半又非諺之者半此士民之所

以非謗於

相君也子產孔子終始相及者何愛臣之所以私疑惑也而其士民之所以非謗焉參稽之古訓有當者不當惜哉惜哉

相君之仁愛不徹於士民至于今非謗紛緼此則愛

遠焉蔽蔡之類也固如<sub>臣</sub>虎若季仲尼之效<sub>以</sub>之於

先王之道則且夕瞻仰其得至於大道矣而世之非謗於

相君者如是其紛緼乃道之所以隆替焉則如<sub>虎</sub>者

賊此之憂矣故日所託於執事滑川族九章皆私斟

酌乎世之所非謗以述其大概不辭罪死欲以<sub>引</sub>之於

相君閣下

臣之若幸見潤色乃後亦將布之諸侯以下者也若夫因此九章而委曲引其事以推今世之務其得

利害猶可言者有數件焉然如更數件乃可辨之  
口舌而不可著之於翰墨者也仰冀執事者鄙臣之  
愚忠以虛之於

相君閣下一坐臣于輿馬塵中而宜之使言則  
相君之仁愛至其徹於士民猶將有繼芥之軛臣虎  
實罪死不辭唯哉

扣君之仁愛不徹於士民則我聖人之道亦將不行  
於天下此之惜矣故敢負青質以白之於執事請執  
事未納焉寬政三年辛亥七月二十一日臣虎誠惶

誠恐頓首百拜謹言

与柴博士彥輔

臨焉久矣乃擬修候而慮局務天間更煩手效是以  
去秋奉呈小詩亦不敢附上隻字聊述相思而已伏  
惟文侯佳勝慶幸曷勝鴻不佞春來踈狂如故東山  
西澗曳藜寬步觀花鳥醉烟霞除風雨外大率無虛  
日有時追念昔年同遊感生真長然而還一日會  
今板生問足下消息生乃語曰去秋有貴恙且門

京客更病勞心可想而天相吉人今則霍然可喜  
而得勝大勲也昏有三因審動定享嘉渴望碩魁  
喜雀躍鴻不佞客歲以來屬有所聞乃思欲以國字  
昏具陳區區二後恐勞賢慮妨機務乃止焉近有  
人自都下至來見愚老談端移時乃語曰柴博士  
輒奉徵命而東也上自士大夫下至士庶人苟讀昏  
志孝者識与不識咸謂柴子必非无文陋儒來修孝  
政上行下效效化之盛可想經孝文章後是興矣今  
柴子所建言施設其偏僻山崎園齋不啻而行營連

皆是迂僻腐儒不知四昏小學近思錄外有他昏可  
讀者也柴子以其孝志擬程朱適投合施当路大臣  
所好乃挾其推遂欲禁止非宋孝者是以大不合人  
意文孝之士莫不非議柴子且柴子乘勢欲傾奪林  
家林家憤怨相視如仇讎幾乎釀成宋儒蜀洛朋黨  
之禍矣其言如此鴻於是嬰踢不勝不知足下亦嘗  
聞其言而知其故乎鴻竊意諂諛之徒方且稱贊功  
業未嘗有一人以此別於左右者也非諂諛之徒則  
必曰彼方得時而恣意無為觸之取禍不若默而待

之不過數年彼得自敗由之觀之當今讀昏文士之  
於足下也非諂諛則訾毀要皆不利於足下者也如  
鴻則不然知交不淺情義至深不得不忠告也夫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古人既言之讀昏季道所見各  
異而其所尊信亦皆仲尼之效而不出乎孝弟忠信  
仁義禮樂治國安民之外則何必唯宋儒是挾鴻欲  
以國字曲述愚意忽所有一生頗好性理季乃作詩  
若昏勸天下其意蓋欲盡焚毀後世諸家不肯從宋  
儒而所著論諸籍也鴻竊意此曹以私意媚足下以

益足下過而不知致函中躁擾噫無識小人其可醜  
已甚鴻不敏於是乎不得已而具陳焉冀足下平正  
其心寬廣其意上請當路執事諸公連出令無禁不  
信程朱用漢儒古義或從事乎象山陽明若仁齋祖  
來諸家學者唯其所好是從苟不然惟宋儒籍是讀  
汨沒小孝近思錄語類祿間者其弊終成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僅能以頭巾氣習飾其陋耳鴻不佞犬馬  
之齒已過七十自少壯所相識儒生季士不為少矣  
其好宋季而博覽有文字唯肥滿數子厚与足下已



其他无幾餘皆不肯從性理家言者也凡孝道之勤  
杜流居苟讀昏而知聖人之效不在於孝弟忠信仁  
義礼樂治國安民之外則其所批漢儒若後世諸家  
各從其所好何害之有唯在夫智愚賢不肖何如而  
已又聞是下謂程朱乃正孝以諸家為異孝也夫異  
同不同之謂也謂諸家異乎程朱可也而正者邪之  
反对也苟不孝程朱者皆諸之邪孝其果其言之是  
乎他諸家姑置焉

皇朝博士家說經自古至今專用古注不從程朱豈

謂

皇朝信用邪孝而可也由之言之唯宋儒孝謂之正  
孝皇亦不遍之論也鴻臚林家雖專從程朱而其訓  
導未嘗如此偏僻矣又嘗有人來說

皇居新城因有屏障圖画之舉事及東都画家而更  
圖或足下亦與焉河圖洛書及聖賢圖像衣冠服色  
失考甚多當家馭之且下得罪其他難說細之鴻臚  
意此等事難必信何也人情薄惡出於妬口亦未可  
知矣鴻臚所憂懼唯在孝事之偏執衆人之不服而已

千里遠絕不得面陳鄙辭瀆覽恐懼尤深且下其受  
而聽之與怒而絕之與抑言於

上而罪之與鴻謹奉命而已三月既望

赤松鴻

大川良平名鴻字國富本姓赤松以父事官于  
赤穗致仕任京師有靖思堂集行于世